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九回 詠花池樂中尋樂趣 賜吉簪錯上錯湊合

話說璞玉聽得福壽說，葫蘆門上插了竹枝，料是畫眉所為，乘此機會，欲與爐梅分辯情由，遂飛跑而去，福壽也遠遠的跟了過來。璞玉遠遠望去，卻不見插著竹枝，不覺怔了，回頭見福壽來，便說哄了他，惱了起來。福壽道：「我如何哄你，想必畫眉也為你費心呢！或許因為有甚麼人進來，又拿下去了，也未可知，我且進去看看。」說畢走進去過了好一會子才出來道：「原來是西府寅二爺的德氏太太和他姑娘，今兒早晨過來給老太太請安，如今回去時順路進來的。我們福晉太太和姑娘們也都在這裡，滿滿一屋子人，我們走吧。」璞玉聽了，頓時掃了興，無精打采的走到憑花閣來。德清、熙清等真個都不在家，只有丁香看著兩個小丫頭掃地。璞玉遂在北面的一把雕椅上坐了。丁香斟上茶來，就與他閒談起來。未幾，德清等送了二太太回來，見璞玉在此，遂笑問道：「你甚麼時候到這裡來的？近日你怎麼了？怎麼和爐姑娘連話都不說了，就是和我們也不大見面了呢？」璞玉道：「還說爐姑娘作甚麼？我正受著他的委屈呢。」遂將向福壽說的話一一說了一遍，一邊又求和好的法子。德清聽了，偌多事笑道：「原來有這一大堆事，你也不必著急，且把這事擱開，我在福晉姨娘跟前替你圓成圓成就是了。他不理你，你也只當不知道，行你的事去，待我慢慢想個法子，瞧個機會和哄和哄就是了。」

書中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轉眼已至端陽節。當日清晨，各房門上插了香艾，人人胸前帶了墜虎，學房收功，深閨停滯，互送粽子、棗兒、糖兒等物，內院極為熱鬧起來。早茶後，璞玉同眾姊妹都入會芳園來玩耍，只見丹若紅花、萱草綠葉，南風微動，輕拂霧縠，說不盡的好處。大家嬉笑玩耍了一會子，吃過午飯，眾孩兒又都入荷花池中沐浴。

當日，獨不見爐梅出來，熙清笑道：「你們看，我們爐姐姐竟這麼懶惰，這般佳節，也不出來逛逛。」德清笑道：「可不是，爐姑娘怎麼了？如何不曾出來，待涼爽了，我們大家鬧他去。」那時，浴水的丫頭們中，有想彩蓮的，請熙清上船划船玩，也有鬥捕魚的，也有泮水的，也有聞花蕊的，也有並肩攜手說笑的，也有互推或拉互相格支玩耍的，直鬧得碧水泛花，紅蓮搖影，好像添了許多女孩兒似的。正在嘻嘻哈哈大笑喧嘩，只見老太太屋裡的秀鳳走來笑道：「你們玩的好熱鬧啊！聽說外頭又來了六、七個丫頭呢，管家奶奶們因今兒是羊公忌，日子不好，所以要明兒才帶來相人，誰知老太太不肯，吩咐當值的媳婦們叫去了，若果都能挑上，我們這裡豈不更熱鬧了？」德清問道：「都是那裡來的丫頭們？」秀鳳道：「聽說都是從南面買來的呢。」

德清笑道：「南面來的丫頭們都是聰明嬌俏的，又伶俐又懂事，不似北面的丫頭呆頭呆腦的。」秀鳳笑道：「姑娘也忒小瞧人了，我們北面來的都是愚昧邇邇的了？我本坐定是個笨拙的罷了，太太屋裡的錦屏姑娘和姑娘屋裡的丁香他們也都是北面的人，如何一般也都是聰明俊俏的呢？」德清笑道：「北面的人與北面的人不相同，這起人中但你一個也太愚頑穢濁不堪了。」二人正取笑，只見璞玉手裡拿著一張紙，踱過石橋來笑道：「姐姐，我看他們拔荷花，對景寫了一首詩，也不知和與不和，姐姐請看。」說著遞了過來，德清接過與秀鳳同看：

人在花中不知香，遠隔對岸氣芬芳，
卸妝仙女施隱術，但聞聲息人影藏。

德清笑道：「這卻有趣，我們也去每人寫一首何何？」璞玉指道：「橋那邊百花深處，來山軒上現擺著文房四寶，我們到那裡寫去。」說畢在前引路，大家齊至來山軒寫詩。先看德清寫的：

採花美人唱新歌，勸君莫作悄語科，
西岸林中隱身立，眼看鮮花耳聽歌。

秀鳳笑道：「這雖對了大爺的詩，意思卻是一樣的。」又看熙清寫的：

不知誰家黃花女，遠來登舟泛清波，
巾果蘭漿不為力，輒到花下爭先折。

璞玉笑道：「妹妹方才從船上來，所以寫了自己的事了。」秀鳳也寫畢，笑道：「看了我的詩你們可別惱。」眾人齊來搶著看：

欲摘鮮花猶遲遲，整袖撫鬢暗自思，
競相攀折連理枝，不知良緣應於誰？

瑞虹看了先笑道：「這蹄子壞了，這早晚就想女婿了？」秀鳳聽說，紅了臉，擲了筆來格支瑞虹，眾人也大笑起來。璞玉德清二人，又各寫了一首。看璞玉寫的道：

貴家使女清晨起，新施脂粉去採花，
笑耍忘情雲鬢亂，母命對鏡看自家。

秀鳳笑指瑞虹道：「好，好！你看，倒是個有真緣分的人呢！不然如何入大爺的詩了呢的？」再看德清寫的：

兩家姊妹一般嬌，一水相隔通小橋，
曾約早來相聚會，遲會泛舟施罰約。

眾人看畢都大笑起來，遂共坐了船，命秀鳳一人撐著，順流往綠波堂釣魚去了。這裡眾人在花園遊玩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，爐梅自那日看了燕尾上條來的詩，便知是璞玉所為，雖有些回心轉意，卻沒有尋他去的理，無情無緒的到了端午節。

這日早晨起來，只往介壽堂、逸安堂兩處去了回來，也不去會別的姊妹們，獨自坐在內間思想起來：「若在家裡，如此佳節，同著自己姐妹和下面的丫頭們說說笑笑，彩千之上，香車之中，隨意玩耍，除了琴默姐姐再也沒有比我尊貴的了。如今卻無故的寄人籬下，不得隨意多行一步，多說一句，況且他們姊妹們，又自類聚，不來理我。也不知因我有了甚麼不是，甚麼錯處，我媽媽偏把我留在這裡呢！」正想時，又聽得遠遠黃鸝婉婉啼聲，愈增煩悶。爐梅觸景思鄉，不覺落下淚來。翠玉、畫眉等再三請到花園去遊玩，爐梅只是不語，拿起絹子擦了擦眼淚，倒拾起一塊紗織起來了。翠玉等見姑娘不樂，也不敢多口，便悄悄的退了去。

睡過中覺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依然端坐無語，畫眉又進來，再請出去走走。爐梅依言，走出外間來看時，東邊壁上依舊掛著那唐六如畫的《蘇堤春曉》橫圖，北壁上王摩詰畫的水墨《嫦娥》圖，兩邊寫的對聯，道：

花若有言成餘孽，石因不語最悅人。

下面琴桌上放一小琴，又有許多古鼎、茶具，精巧器皿，擺得整整齊齊。東邊桌子上擺著蒙著桃紅春紗罩子的含玉坐奩妝寶鏡，椅子凳子上皆搭翠絨坐褥，色色無不新鮮潔淨。爐梅手執宮紗團扇，慢慢的看下去，見地下八仙桌上的綠色玻璃瓶中插的火紅石榴花，不覺心中一動，點了點頭暗暗贊許其得時。又見門上都掛了綠竹簾子，窗上都糊著梅紅軟煙羅，看外邊竹葉綠影，映入院中碧池，分外幽靜清秀。爐梅信步走出綠竹齋正廳上，只見四面推窗高揭，環室密竹成蔭，外頭雖是赤日炎炎，熏風不動，屋內倒似廣寒宮，清爽無比。地下設的石青玻璃大盤內堆滿了冰塊。爐梅心喜翠玉、畫眉等整治的新奇別緻，遂命在那冰盤旁邊放下藤椅坐了。

當下日已過午，暑氣方盛，那蘆蔥竹葉，如湯煮般垂下來，遠遠看那重樓疊閣的磚瓦，似有不堪烈日焙烤之狀。爐梅命翠玉將那間的石榴花瓶搬了來，也放在那冰盤之側，默然對坐，若有所思，不時向他點頭。畫眉見姑娘身穿素袖月白宮紗衫，頭簪兩朵白花，斜插一枝玉簪，花色冰光相映，恰似荷粉露垂，杏花煙潤，媚麗欲絕。心中暗自忖度：「這般個佳人，古往今來能有幾何！可真是除了璞玉，再無人能匹配了。」想到其間，便生了成全這一段姻緣之心來。

翠玉拿著一把大羽扇，輕輕的向姑娘扇著。只見熙清領著鸚哥、子規等，打著青絲遮日傘，說說笑笑的走進來。畫眉忙迎了出去，熙清笑道：「你們把這礙路的幾株竹子去了，豈不出入方便？」畫眉笑道：「我們姑娘倒為他斜著好看，一些也不叫動呢。」說著已進來了。爐梅起身笑道：「好人啊！你們大家都聚會，單單丟下我一個人，這會子才來作甚麼？」熙清對面坐下，從袖內取出扇子來，一面扇著，一面叫「好熱」。又笑道：「我們上午等了你半日，原是過了中午就要來的，又因天氣正熱，歇息了歇息，等涼快了才來的，順路又到介壽堂看了新來的丫頭，所以遲了一些，你看這會子日已平西，還是這麼熱。」爐梅笑道：「那裡來的新丫頭們？」熙清道：「都是從南面買來的，老太太挑中了四個丫頭，其餘的都叫退回去了。那四個丫頭的模樣兒比我們都強呢。」爐梅笑道：「他們如今在那裡？」熙清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：我們屋裡的丫環們足夠用，給了福晉姨娘使兩個，給了璞玉一個，一個要給你使喚呢。這會子都要逸安堂來了，一會子就往憑花閣德姐姐那裡改了名兒，便帶到這裡來挑呢。」正說著翠玉倒上茶來。二人閒話，等到傍晚德清才來了，笑道：「爐姑娘如何一日沒出去？」爐梅忙迎著滿臉堆笑的道：「大熱天白出去，那裡去呢。」德清道：「雖這麼說，大小也是個節日，象個禪和子只管坐在屋裡也不好。」說話間，老太太屋裡的福壽笑嘻嘻的領著新來的四個丫頭進來了，德清便命翠玉、畫眉等再烹新茶去，二人只得忙著去了。少時，那四個丫頭嘻嘻呵呵的笑著進屋來。熙清問：「如何才帶他們來？」德清道：「因老太太賞了飯，叫他們到丫頭們屋雖吃了飯才帶來的。」那時雖已黃昏，尚未點燈，那四個丫頭都到南面窗前，挨著豎櫃站了一溜。

福壽笑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，在這四個丫頭內叫爐姑娘挑一個呢，上首站的這兩個已定在福晉太太屋裡服侍了，請姑娘自擇其餘這兩個中的一個吧。」爐梅站起來，一一聽命畢，命取繡墩來讓福壽坐了，挨次去相那四個丫頭時，原來都是剛留頭的小女孩兒，只是站第三個的身材略高，肩也寬些，面如滿月，眉清目秀，倒似有些福份的模樣兒，雖有些面善，只因背窗而立，又在竹林蔭下，卻看不十分明白。

德清用扇子指著笑道：「這個叫『五福』，這個叫『三興』，這個叫『愛玉』，這個叫『春燕』。」爐梅拿著煙袋指那第三個道：「那一個就是『愛玉』嗎？」那丫頭便微笑點了點頭，爐梅心中愛慕，因笑道：「可真當這『愛』字了，德姐姐這名兒起的不差。」福壽笑道：「姑娘既然愛惜他，也該賞個東西才是。」爐梅遂取自己頭上戴的雙蝶兒玉簪賞他，熙清笑著接了過去，簪在那丫頭的頭上。那丫頭也不言語，只管抿著嘴兒笑。爐梅問道：「我們這裡可比你們那邊好？」那丫頭也點了點頭。爐梅又問道：「我是極愛惜你的，你可願不願意在我這裡？」那丫頭也笑著點了點頭。爐梅問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他仍只點頭只顧笑。爐梅亦笑道：「這蠢丫頭怎麼了？人家問你話，你也不言語只顧笑，你的諸般我都愛，只不喜歡你這不說話。」這一句話說得德清等忍不住滿屋人都大笑起來了。爐梅進前拉著手細細看時，原來是璞玉，登時羞得徹耳通紅，忙放了手，向德清憤然道：「你們這是打那裡說起，是奚落誰，欺侮誰！」說著廝打起來。

原來德清早欲尋個機會，和哄璞玉、爐梅二人的，如今見來了新丫頭，忽然心生一計，約熙清、秀鳳等到憑花閣來，計議停當，將璞玉扮作一個丫頭的樣兒。因璞玉自幼嬌養，兩耳皆有現成墜眼，遂給戴了耳環，搽了麵粉，塗上口紅，穿了一件玉白寶藍實地紗長衫，上係一條鬆綠巾子，下著撒腿杏紅團花褲，安上了假發，分出雙鬢，編了一條粗長辮子，又串上珠玉，壓了梢頭，鬢上簪了晚香玉、茉莉等花兒，打扮得如花似月，冰肌玉體，更比往常俊俏了。璞玉笑得彎了腰，眾人皆贊歎不止。秀鳳又給換了一雙滿花青緞鞋，便學著福壽他們走路。璞玉走到照衣鏡前看了，大笑道：「我若果真成了個女子，倒也象。」秀鳳笑道：「那麼著，還得嫁女婿。」熙清亦笑道：「那須得嫁爐公子了。」璞玉笑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我倒情願嫁他。」說笑了一會子，便把新來的四個丫頭喚了進來，留下一個藏了，叫璞玉入行站在第三位，那些丫頭們看了也覺好笑。德清又教了他們三個話，他們也笑著答應了。這裡眾人細細商定，先叫熙清去，次後德清，佯做不謀而遇的，專等黃昏，才帶來見的。這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黃鸝語方知。

卻說，璞玉大笑道：「姐姐見人家不言語，你便不喜歡起來，人家趕著說話兒，你倒不理了，這麼著也許得我惱的吧！」熙清也笑道：「這會子你愛的『愛玉』說了話了，你快獎賞吧。」爐梅無言可對，漲紅了臉，只是「呸，呸」的啐。彼時翠玉、畫眉等也都進來，與秀鳳、福壽等聚在一處大笑不止。璞玉去了假發，除了簪環，向爐梅道：「這會子成這個樣兒了，姐姐還愛不愛了呢？」爐梅亦笑著啐道：「呸！天地間生為鬚眉丈夫，卻為玩笑瑣事，便擦胭脂粉兒的學起女人的樣子來，也不害臊。」言猶未了，福壽在旁大笑道：「好了，佛口降了金旨，從此我們大爺的崇魅可消之大吉了。」說得眾人都大笑起來。從此璞玉、爐梅二人和好如初。

且說賁府上下，丫頭媳婦們，將此事當作新聞傳將開來，一日傳到金夫人耳內，金夫人聽了也覺歡喜，不以為事，倒是璞玉生母吳姨娘聽了，說璞玉沒男兒樣，念叨了好些日子。

且說，此事傳到老太太耳內，老太太原想將甥女聖如配璞玉的，見金夫人留下爐梅，心中就已有有些不受用，如今又聽他們如此這般，愈覺不快。一日因家務事上不悅起來，乘金夫人請早安時，閒話中說道：「孩子們也都漸漸的大了，諸事也該早些留意才是。女孩兒們呢，我們雖不能自去找人家兒，也須一早一晚向你老爺提醒著些，好作定准。至於嫁妝，也得先打點著預備下幾件，也省得臨時緊迫，豈不寬餘些。再者璞玉的親事，從今起就計議著也不為早，依我想也不必尋甚麼富貴人家兒。禁不住風吹的美人兒也用不著。只是門楣相當，女孩兒的年紀相當，性情兒好，心底明白的就好，至於模樣兒，厚實些的倒好。古語說『衣裳新的好，親戚舊的好』，這是你們作母親的早該慮到的事，難道還等我開口不成？我是早晚將入棺材的人，已是起憶坐忘的時候了，你們只顧鉗口結舌的，成日家作出孝婦的樣子，給誰看，推給誰？」金夫人見老太太不悅，不敢多口，只是垂手敬聽。

且說老太太正在說個不了，只見賁侯引著堂弟賁寅及其子瑤玉和璞玉等，皆頭戴簪纓涼笠兒，身穿宮用長紗衣，走入來跪請了老太太安。賁寅又向金夫人問了好，老太太命坐，賁侯、賁寅告了坐，坐下。金夫人此時已慢慢退出去了。這裡賁侯等與老太太沒說幾句話，妙鸞、秀鳳等遞過茶來。

且說那賁寅生得面紅如棗，海下黃鬚。雙肩微聳，五十多歲的光景。賁寅抬頭看老太太的丫頭們，一個個雖都俊俏伶俐，內中唯妙鸞一人，二十多歲年紀，真個是容華絕代，遂目不轉睛的看他。妙鸞見勢不妙，躲往碧紗櫺後邊去了。老太太道：「二爺怎麼高興來了？」賁寅忙起身笑道：「我也常來外頭請安的，今日一則為面請老太太安，再則聽說哥哥有公事出外，所以來說說話兒。」老太太問：「又有甚麼公事出去？」賁寅忙起身笑道：「兒子昨奉部院印文，說：今年鳳鳴州真主寺廟會上，當地民眾又自兼辦關帝會，將有四方商賈，各色人等聚會，管寺掌印住持處已申文部院，因每年此時不能息靡惡徒肇事，教請派官彈壓。故命兒子前去鎮制鎮制。」老太太問道：「這鳳鳴州去此多遠？」賁寅道：「也多不過二百里。」老太太道：「路途雖不遠，卻正值大暑天，況且是雨水時節，多備些雨具去才是。」賁寅忙應：「是，是。」見老太太無話，才同賁寅退出來了。

璞玉隨著賁侯送了賁寅、瑤玉等，隨老爺身後入潤翰書屋。方回到自己屋內，只覺熱氣難當，遂脫去禮服，伸腿命小廝脫了靴子，取出扇子，足足扇了一會子。拿起一本書來又看了一會子，正欲效師曠之高臥，只見福壽、綿長二人笑嘻嘻走進來道：「大爺聽不聽我們妙鸞姐姐的笑話？」璞玉笑著方欲問時，垂花門上的媳婦們傳進來：「老爺叫大爺快來呢。」璞玉聽了，大吃一驚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詩曰：

紅輪當空夏日長，宮院深處繡扇輕，